



雪柳花开迎春来

□郭玲宏

家里的雪柳悄悄绽放了，在这个极寒春节里。

年年冬天，我都会网购一束干枝雪柳。记得第一次收到快递，打开外包装，颇有些失望。一把褐色的干枝，七八十厘米长，主干有铅笔粗，主干上许多分枝恣意延伸着，或旁逸斜出，或努力向上，越到顶端越纤细，让人担心不小心就会弄断枝桠。插在花瓶里，我仔细端详着这把干柴一样的雪柳枝，怎么也开不出花儿的枝画等号。

雪柳是在春节前一个月买的，我照例把它插在洁白的细高花瓶里，装上一些清水。大概两周后，那些干枝上原来凸起的一些褐色小点点渐渐长大膨胀，有些泛起了一缕绿色，有些变成了绿色的小球，

有些已经发出来一两片对称生长的细长叶片，像茶树上的新芽尖儿。

换了清水后，好多天没有关注过它。我心想，冬天特别冷，它能按时开花吗？直到除夕那天，我惊喜地发现，雪柳黄绿枝头泛起一片雪白，居然开花了。就在那些很细很细的枝条顶端，就在那些一粒一粒的绿色小苞苞的地方，箭一样射出两三个很纤细的“线”，每根“线”顶着一个圆的花蕾。

刚发出来的是小米粒儿大小的翠绿花蕾，渐渐长大就变成了洁白的花蕾。也有完全开放的花儿，像一个小喇叭，洁白娇嫩，精致小巧，五个细长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花蕊，让人无限爱怜。远看枝条，已

是一片勃勃生机，一丝新绿捧出一束洁白，像珍珠缀满枝头，又像昨夜风霜浸染了枝条。在翠绿的映衬下，花儿异常的白，花儿又点缀着那片绿，更显清秀。

“玉梅雪柳千家闹，火树银花十里开。”早在宋代，梅花和雪柳就点缀着万家团圆的喜庆节日，也开在诗人何梦桂的心田里。千百年后的今天，它又开在许许多多热爱生活的寻常百姓家。据说，雪柳也被称为“五谷树”，古人能够根据雪柳的生长情况，预测来年谷物的收成情况。

在这寒气逼人的季节里，雪柳花开满枝，繁茂拥挤，迎着又一个孕育希望的春天的到来，带给人间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登的消息，也承载着百姓万事如意、幸福美满的寓意。

那湾冬水田

□赵辉

川东北地处丘陵浅山，山腰常为旱地，平坝广置水田。为保证水源，往往春夏浅水种稻，秋冬深水蓄田，故名冬水田。冬水田也有叫桑树田或月亮田的，大抵看田坎上栽的是什么，或者自身形状像什么。

冬水田养在深秋，那是爷爷最繁忙的时节。稻谷收割后，要把禾茬一个个踩进水底，让其腐化成泥土的营养。然后驱牛拉犁巡回翻耕，让水底的泥土冒出来晒晒太阳。待到最后一场秋雨消退前，要将田里再用磨耙平整一遍，这样才能借助秋洪蓄水养田。

为保证田埂不漏水，干活精细的爷爷还要用锄背把田埂逐段敲上一圈，再推上稀泥糊个软边。待到一田汪实的深水装满，来年就不怕任何干旱，庄稼有靠，心里就感到踏实，爷爷这才舒心，提醒我们一定要“关好自家的冬水田”。我知道，他不仅是在教育下一代要学会农活，守护好水源，也隐喻地告诫子孙们，不管学习还是生活都要善于积累，储备好过幸福日子的基本资源。

冬水田藏在严冬，那是父亲最期待的时节。因为田里四季不断水，所以往往水面生有绿萍，水中可见游鱼，泥中藏有黄鳝。我幼时家贫，父亲常去冬水田里捕鱼以补贴家用。他将渔罩反扛于左背，鱼篓斜挂在右腰，右手横握一根顶部弯曲的竹竿，轻轻在水面划出半道圆弧，一圈圈波纹在如镜的碧水间层叠而去，田间盛满的蓝天白云顿时荡漾开来。

水草间的鱼儿被骤然惊醒，慌忙间摇摆出一痕细微的水花。父亲眼疾手快，渔罩瞄准那道水花盖下去，然后欢快地从水里摸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儿。黄昏归来，父亲尽管手脚冻得通红，满嘴哈着白气，但他把满满的鱼篓倒向石缸时，整个屋里马上就弥漫起收获的喜悦。

我忙着给父亲端来热水，母亲则忙着把鱼儿分类。那些尾部通红的大鲤鱼，是要用来孝敬村里的老师的。那些背部金黄的大鲫鱼，来日可以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，油盐酱醋便有了着落。那些卖相不好的，母亲会留下来，夹上半块酸菜，挑上一勺猪油，熬出一锅乳白的鱼汤。一口喝下去，暖意从心底升起，唇齿间满是稻花的余香。

冬水田播在早春，那是我最烦恼的时节。老辈子常说：“人哄地一季，地误人一年。”春耕最是催人。杏树刚冒花苞，就要开始平整秧田。那秧田需要在冬水田中选择向阳的一角，单独用稀泥推出两圈围堰，再用水盆把水一点一点地舀干。露出的淤泥需要用扁担平

整成一块接一块、三尺见宽的苗床，再将村里大棚里集中烘烤的谷芽分插进秧田。

那时，我还不到10岁，也得像村里其他人一样下田劳动。初春的风还有些冷，水也有点寒，一脚踩进田里，稀泥就漫到腿弯，忍不住打个冷颤。我们身子前探，左手平捧半把白嫩的谷芽，右手拇指和食指轻捻一针柔软的小苗，小心翼翼地把谷芽安插在苗床上。泥水糊到脸上没法擦，蚊虫叮到胳膊也不能赶，山间的布谷鸟似乎也在叫着快忙。一天下来，硬是把全年种的秧苗都细数了一遍，累得迈不开步，直不起腰。

数十天后，秧田里长出一片青绿，这时又要把分蘖的秧苗再移栽进大田。因为赶时节，往往需要邻居亲朋互帮互助，我们小孩就负责送茶办饭。大人们排成一行，背扛一轮红日，面朝水中蓝天，在后退中排插出满田青秧。亲历了汗滴禾下土的苦累，预判着长大后将要面临的农事负担，年少的我特别忧虑，没有心情去欣赏三春的鲜艳。

冬水田美在盛夏，那是诗人赞叹的季节。经过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”的四季忙碌，这才迎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半日清闲。酷暑时节，我喜欢煮上一杯碧绿清凉的薄荷水，摇着一把蒲扇，悠然地骑靠在田边的广柑树上看小人书。上有万里碧空，下有成片碧海，身旁蝉在高歌，草中虫在低唱，田间随时可能窜出几只轻巧的秧鸡，空中偶尔会飞过一行飘逸的鹭鸟。阵阵轻风吹过，禾香中混着果香。待到夏末秋初，碧绿变成金黄，那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，农人的笑容也挂上了眉梢。

冬水田毕竟是一季田，承载不了今人致富的梦想。随着更多年轻人走出山村，世代相守的传统农事，伴随着那湾冬水田的消退悄然改变。但泱泱大国，千年变迁也从未忽略过这片农田。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号召下，人们开始认识到，人的命脉在田，田的命脉在水，水的命脉在山，山的命脉在土，土的命脉在树。在山水林田湖的治理和修复中，老家的巍巍青山更加苍翠，记忆中的那湾水汪汪的冬水田已被平整为高标准农田，种上更富收成的粮油作物，家乡父老兄弟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盯着土地谋三餐”的困窘日子一去不返。在更加科学的耕播方式面前，冬水田的使命似乎已经结束，未来可能只会存在于泛黄的相册，永远躲进我这个山里娃的心里。而勤劳的田野，将永远充满希望。

等待黄昏

□陈茜

向来觉得温州话晦涩难懂，有时又深感其颇有韵味。比如“吃黄昏”，黄昏如何吃？听来无理，似乎又在情理中。

温州的好友曾跟我讲过，温州人的一日三餐始于“天光”，午饭是“日昼”，吃晚饭称为“吃黄昏”。温州的饮食文化被打上了时间的烙印，唤醒了“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”的农耕时代的记忆。温州人吃的不仅是妙契自然，更是长情的等待。

很早听闻温州素面最是好吃，在温州读书的几年里，倒是吃了几次。温州素面用的是索面，又称为坠面、纱面，是一种手工拉成晾干的面。素面之“素”不在于它的佐料素，素在味。素面本身是带有淡淡咸味的，因此在做汤料时不必再加过多的食盐，只管用心品尝它本身的味道。

很巧的是，每次吃素面都是在好友奶奶家吃的，奶奶喜欢配上一些鸡蛋、豆皮、芥菜，黄、白、绿三色搭配起来，真有些阳春三月的味道。温州人做素面，往往会往里加上一些自己做的料酒，使得面自身略带的鲜甜感更加不遗余力地流泻出来。当面伴着芥菜滑入口腔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缓慢地刺激着味蕾，那种悠然的、田园式的味道就将你牢牢抓住了。

温州素面自然与四川不同，四川面多是红油的，无辣不欢。四川人吃的是佐料的香辣感，温州素面吃的是鲜咸，是本真，是生命最原始的味道。

每次吃完素面，奶奶都会用混杂着温州方言不标准的普通话问：“吃饱了吗？”这时，我与温州话之间的隔阂便被

短暂地打破了，坚硬晦涩的语言似乎也多了几分亲切感、熟悉感。

初听“枫林”二字时，总想着好友奶奶居住的这个小镇长满了红枫树。除上大二那年，几乎每年元旦我都是在枫林镇度过的。枫林镇坐落在楠溪江畔，“南方之木，故字从南”，这是《本草纲目》对“楠”的解释，但我仍然不知这条河流的名称到底由何而来。“楠”“溪”“江”三个字放在一起，总归就是美的，有汉民族文字的形态之美、音韵之美。

今年元旦是我第三次来枫林镇。吃完“黄昏”，我与好友一如既往地到楠溪江畔散步。好友时常讲起她爷爷奶奶那辈人在江上打鱼的经历，我心中生起了对江浙鱼米之乡的无限向往。

温州被瓯江隔开，瓯江之北是永嘉县。永嘉郡是古代对整个温州的称呼，说起永嘉，往往会想到谢灵运、颜延之、“永嘉四灵”这些文人雅士。谢灵运在永嘉做太守时，曾在楠溪江留下诗句：“近涧涓密石，远山映疏木。空翠难强名，渔钓易为曲。”多少人为了这几句清辞雅句，来造访这些密石疏木，似乎有了文人的印记，世间便有了名胜古迹。这些千古流传的作品，一次次地等待着有缘人再次解开它们尘封的记忆，连接起楠溪江畔一代代人共同的悲欢离合。

每当黄昏时分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些怅惘之感，特别是面对着永嘉这一方丰山瘦水。

沿海地区的太阳比内地落得要早些，下午五点左右，山峦间的霞光便渐渐褪去。远处的茂林青山间升起缕缕炊烟，像游丝，像轻纱，缓缓飘

上天去。对岸的山倒映在水里，一层层铺撒在水面上，树枝间停留的白鸟儿乍然飞起，在水上一点，将这条绣花儿的绿带扯破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白朴的《天净沙·秋》：“孤村落日残霞，轻烟老树寒鸦，一点飞鸿影下。青山绿水，白草红叶黄花。”

若非逢年过节，枫林镇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年轻一代几乎都去外地打拼了。上次随好友回枫林镇那天，正好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。因为天气的缘故，到家时天色有些昏暗。远远看见奶奶站在路灯下等着，车刚到村口时，她笑盈盈地迎上来。奶奶看我们提着许多食物，不停地对好友说着什么，我想大概就是说怎么回家还带这么多东西。其实，对老一辈而言，儿孙能回家便是最幸福的事了。

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”3000多年前，太阳西垂、鸡群进窝、牛羊下山便唤起了女子对服役丈夫的思念。王维的《渭川田家》曾写道：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”黄昏是归家的时刻，团聚的时刻，敏感的时刻，正是这样一份深厚的情感跨越时空，为“黄昏”二字打上了思念与等待的印记。

游子离开的永嘉，虽然多了一份孤寂与落魄，但是楠溪江孕育了一方水土、滋养了一方温柔敦厚的人，“黄昏”承载着他们绵长沉郁的期盼。枫林镇边的楠溪江水绕着这个宁静的村落缓慢流淌，正如那一根根洁白悠长的素面，连接着家乡与游子。

“吃黄昏”，吃的就是这一份长情的等待。